

doi:10.3969/j.issn.1671-3168.2011.04.026

迪庆州藏药文化与药用植物多样性保护

杨凯龙¹, 杨立新², 赵燕强³

(1. 迪庆州科学技术协会, 云南 香格里拉 674400;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3. 云南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介绍藏医药学的理论、重要著作、特色疗法,以及藏药植物种类、生长环境、药用价值。分析认为,藏药植物资源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市场需求量日益加大,相关研究欠缺等挑战。藉此,提出了加强藏药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研究机制建设,就地保护,坚持传统的采收原则,提高综合利用率等藏医药文化及药用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

关键词:藏药文化;药用植物;植物多样性保护;迪庆州

中图分类号:S759.82;R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3168(2011)04-0100-05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Approaches of Tibetan Medicinal Culture and Medicinal Plants in Diqing

YANG Kai-long¹, YANG Li-xin², ZHAO Yan-qiang³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f Diqing Prefecture, Shangri-la, Yunnan 674400, China;
2.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China;
3.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of Yunnan Forest,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Theory of Tibetan medicine, important books, special therapy, and Tibetan medicine plant species, habitat, medicinal value were introduced. It was analyzed that the plant resources of Tibetan medicine is facing a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rowing market demand,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challenges.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Tibet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esearch mechanisms, in situ conservation,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aditional harvest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Tibetan medicinal culture and medicinal plants 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 words: Tibetan medicine culture; medicinal plants; pla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iqing Prefecture

迪庆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药用植物多样性孕育了特有的传统藏药文化。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药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传统医药文化的保护是密不可分的,药用植物多样性的消失伴随着传统医药文化的流失。

藏药植物不仅是一类重要的生物资源,而且也是一类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的自然资源,因此藏药植物资源除具有生物资源的共性(如具有群落性、解体性、可再生性等)外,还受社会、文化和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藏药植物资源的保护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保护的特殊性。自然保护区周边当地社区群众通常是周边自然环境中藏药植物的直接采集者和利用者。采集藏药植物不仅是当地群众维护健康的需要,同时也是经济、文化和生计的

需要。因此,保护藏医药文化也是推动藏药植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藏药文化

1.1 藏族医药学的重要著作

公元8世纪《敦煌本藏医残卷》记载53个药方133味药,现能考证的药物127味,其中动物药66味(占52%),植物药51味(占40%),矿物药12味(18%)。公元8世纪中叶的《月王药论》记载的药物包括植物类440种、动物类260种、矿物类80种,其中300多种药物为青藏高原特产,如伞根虎耳草、耳草、囊距翠雀、船形乌头、喜马拉雅紫茉莉、纤毛婆婆纳、水柏枝、翼首草、毛瓣绿绒蒿、蓝石草、乌奴龙胆、山莨菪、樟牙菜、青稞等药用植物,大半为高山植物,

收稿日期:2011-06-22.

作者简介:杨凯龙(1970-),男,云南迪庆人,助理研究员。从事森林资源管理工作。

绝大部分至今仍使用。《四部医典》(藏名《居悉》)为藏医学的主要医典, 记载药物1 002种, 方剂400个。由第司·桑吉(1653~1707)著的《四部医典蓝琉璃》记载药物1 400种。《晶珠本草》(藏名《协称》或《资攻协称》)是著名藏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者所著, 记载药物2 294种, 其中植物药1 006种, 动物药448种, 矿物药840种, 是记载藏药最多的一部大典, 涉猎广泛, 有着浓郁的藏民族特色, 被誉为藏族的《本草纲目》。18世纪后叶由绛久多杰著述的《正确认药图鉴》记载药物580种^[1]。

1.2 藏医药理论体系

藏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学宝库中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 经过3 000多年来的临床实践, 藏医药学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防病治病的经验。它不仅在过去为藏族地区各民族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在现代医疗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日益关注健康的新形势下, 依然在许多疾病的治疗尤其是对一些疑难杂症、慢性病、老年病等方面, 显示出令医学界惊叹的治疗效果, 因而, 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长期以来, 藏医药学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完整的理论体系、齐全的学科门类、独具特色的诊疗风格、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性而仅次于汉医药学位居我国第二大民族医药学体系。它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下, 不断总结与各种疾病作斗争的经验, 并就地取材西藏高原丰富的动、植、矿物作为防治疾病的物质, 在自身筛选和积累、总结并逐步形成本民族医药学的基础上, 吸取内地中医学, 古印度寿命吠陀医学, 以及大食国家的阿拉伯医学之精华, 经历代藏医药学家结合藏医药学自身的理论, 不断总结、充实、完善和提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民族医药学, 富含着藏民族的智慧、创造和贡献^[2]。

藏医理论认为, 人体内存在三大因素七大物质基础。三大因素即:“隆”, 意为风和气, 即维持人体生理活动的动力;“赤巴”, 意为胆或火, 其功能是产生热能, 维持体温, 增强胃的功能, 长气色, 壮胆量, 生智慧等;“培根”, 意为涎或水和土, 与人体内津液、粘液及其它水液的物质和机能保持密切的关系;七大物质基础, 即饮食精微、血、脂肪、骨、骨髓、精;3种排泄物, 即小便、大便、汗。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3种排泄物的运动变化。在正常生理条件下, 上述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 保持着相互协调和平衡, 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时, 则变成

了病理性的东西, 而出现隆病、赤巴病和培根病, 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 使其恢复到协调状态。

1.3 藏医特色疗法

藏医的诊断方法包括问诊、尿诊(望诊)和脉诊(触诊)。藏医的治疗方法丰富多彩, 根据不同的病症灵活运用。通常用6种方法进行治疗:①药物治疗, 目的是要矫正隆、赤巴、培根这三者失去协调和平衡的状态;②放血疗法, 适用于热性病及体质壮实的患者;③灸法, 用于治疗各种热性病;④催吐法, 就是利用服用药物导致呕吐的一种疗法, 适应证包括积食不化, 胃中或上脘痞积, 误食毒物以及腹中寄生虫等;⑤擦涂外敷法;⑥药浴疗法。

由于传统的藏族药物使用方法较简单, 通常是水煎服、泡酒内服或外擦, 研末生服、炖肉吃等, 用量很少, 对药用植物资源不构成威胁。再加上迪庆藏区村庄都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觉保护的圣境神山、神泉、湖泊、古树木、水源林等, 长期以来构成了无形的“自然保护区”, 为生物资源多样性的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4 藏药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对藏药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 藏药界对藏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淡薄, 面临着被人无偿利用的困境, 从而给藏药产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 藏药生产企业之间同品种相互无偿仿制, 造成同品种重复生产现象非常严重。

据有关专家介绍, 藏药原材本身所具有的种类所构成的广谱性、资源物特有性、极端环境适应性等主要特点, 使其成为了具有广阔利用空间和较高经济价值的资源。但由于其一定程度上具有资源的不可替代性, 藏药原材已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近年来, 藏药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 引发了系列针对藏药原材的掠夺式的采挖, 给高原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也给有限的藏药资源带来了灭顶之灾。不容忽视的是, 在开发藏药过程中, 藏药厂的增多也带来了药材资源的短缺。目前, 由于缺乏生态资源保护意识, 原本丰富的藏药资源储备正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们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 一步步陷入了“越贵越挖、越挖越少、越少越贵”的恶性循环之中。有统计表明, 从20世纪70至80年代开始, 对大黄和红景天资源进行“地毯式”的采挖, 已经严重破坏了草场资源;到了90年代后期, 藏医药工业化生产的到来, 已对不少高原植被造成威胁, 獐牙菜、花锚、唐石特端香、唐特苜蓿、唐石特紫茉莉、翼首草、独一味、绿绒蒿等数十种藏药原材料出现短缺。

2 藏药植物多样性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最低海拔1 480 m,最高海拔6 740 m,海拔高差达5 360 m,该地区地处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呈现出北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和冰漠带等多种垂直分布的气候类型.在立体的地形和气候因子的作用下,产生了生物资源的多样.

2.1 藏药植物栖息地

马建忠先生《卡瓦格博(梅里)地区的自然圣境和生态保护》研究表明,由于地形、地貌、气候等多种因素,该地区的植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由于该地区是藏民心中的圣境,不得随意采伐、破坏,使得这一地区的生态植被至今仍处于原始状态,从而有效地保护了虫草、贝母、知母、胡黄连、藏红花、红豆杉、竹菌、雪莲等药用植物资源.居住于迪庆境内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等民族一般会选择当地村落附近较独立的山体或有特点的山林为神山.据调查,迪庆境内的神山有 200 多座.神山在人们的心中既是一种可以讨好、使其高兴而佑人安康的神灵,又是一种被人招惹、可为人降下灾祸的神灵,因而各村庄的人们一般都虔诚供奉着自己的神山,也都较为自觉地去不去侵扰神山上的野生动物,破坏神山的植被.以笔者刚参加工作时的经历为例,当时笔者在迪庆的森工企业,单位的森林采伐作业进行到了格咱乡的小雪山伐区,伐区下面是格咱乡翁水村,有一片生长特别好的油麦吊云杉林,属于该村的神山,当时笔者所在单位为了经济利益竭力想采伐该区域的木材,给当地开出了相当可观的价钱,但是遭到了全体翁水村民的反对,理由只有一个——该区域是他们的神山,给多大的好处都不准采伐,最后只能作罢.由此可见,神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是金钱可以换取的.因此可以说迪庆大小 200 多座神山是迪庆生物资源多样性的保护神,当然也有效地保护了药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

藏族民间医学知识大部分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传统医学知识,同时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吸收了一些中医学的理论和知识,与藏医院及寺院中的学院式藏医知识存在很大程度的区别.学院式藏医药有系统的理论,学院式藏药有多种类型及制作工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药方,对药材资源的需求量大,种类多.而民间医药的处方较为简单,所需药材的种类少,对生物多样性不会形成任何威胁.笔者曾走访了香格里拉民族医药门诊的和文相老先生,和老先

生是世居于香格里拉的民间医生,到他行医已有 6 代之久.在谈到迪庆州生物多样性即药用植物多样性时深有感触.他说,迪庆由于受立体气候的影响,药用植物种类繁多,从生长于澜沧江一线的石斛,生长于二半山重楼、秦艽一直说到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虫草、雪莲花、绿绒蒿、贝母、知母等.在儿时记得祖父及父亲行医所用的上百种药材基本都靠自行上山采挖,并且在采药时尽量做到用花不折茎,采茎不挖根,用根挖大留小,采药量能满足一年的用量即可.由此可见,迪庆药用植物种类繁多,并有相当规模的产量.现在和老先生年事已高,不再经常上山采药,但行医所用的植物药材在迪庆境内基本都能找到踪迹,只是有些名贵的如虫草等数量在减少,这主要得益于迪庆良好的自然植被及近年来不断加强生态保护的结果.

高寒草甸植被垂直分布在 4 200 ~ 4 800 m,如银莲花、达乌里龙胆、高山龙胆、高山唐松草、盘花垂头菊、喜马拉雅垂头菊等数百种.高山垫状植被(珍贵藏药大多分布于这一区域,品种达数百种)主要有垫状点地梅、短穗兔耳草、虎耳草、西藏红景天、景天、蚤缀等.高山流石滩稀疏植被主要常见的品种有水母雪莲花、三指雪莲花、大雪兔、穗花大黄、箭药兔耳草、刺毛绿绒蒿、云状毛茛等数百个品种.

2.2 藏药植物多样性

自 1964 年以来杨竞生对滇西北和西藏多次进行调查,编著有《迪庆藏药》,载药 650 种.1968 ~ 1984 年罗达尚对川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进行调查,采集了标本 6 000 份,汇编成《青藏高原藏药名录》,收载约 2 600 种,发表有《青藏高原藏药植物初步研究》,分析了 191 科、682 属、2 372 种的种属结构、植被类型、区系成分、形态特征、药用部位、功能主治等.据尚远宏等(2006)报导,计有藏药植物 191 科 692 属 2 085 种,其中菌类 14 科 35 属 50 种,地衣类 4 科 4 属 6 种,苔藓类 5 科 5 属 5 种,蕨类 30 科 55 属 118 种,裸子植物 5 科 12 属 47 种 3 变种,被子植物 131 科 581 属 1 895 种 141 变种.此外,尚有动物药 57 科 111 属 159 种,矿物药 80 余种.据潘发生先生对《云南种子植物名录》及有关文献所做统计,迪庆州有高等植物 217 科,1 074 属,4 930 种,其中药用植物 160 科,867 种,其中有冬虫夏草、贝母、三七、天麻、灵芝等畅销国内外的名贵药材;粗榧、红豆杉、鬼臼、八角莲、软紫草、纤细雀梅藤、野百合等一类有开发潜力的抗癌药用植物,此外还有传统中药秦艽、丹皮、木瓜、重楼、麻黄、桃仁、黄连、柴胡、当

归、黄芪、龙胆、党参、乌头、大黄、三颗针、雪莲花、五味子等。迪庆的藏药植物资源基本能满足本地区防治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需要。清热解毒,用于感冒、流感疾病的有细叶草乌、楞嘎、角茴香、高山紫堇等;用于清肝胆、肺腑之热的药物有大花扁雷、虎耳草、禾叶风毛菊、甘青清兰等;用于气管炎的药物有高山龙胆、澜沧江雪灵芝、贝母及小龙胆组的多种植物;用于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有黄花蒿、细叶亚菊、圆柏果、水柏枝、雪莲花等;镇静止痛类药物有山莨菪、天仙子、马尿泡羽叶点地梅、多刺绿绒蒿等;降压药有红花绿绒蒿、蜜生波罗花、兔耳草、鬼箭锦鸡儿、沙棘等;活血散瘀,用于跌打损伤、骨折的药物有独一味、星状风毛菊、刺绿绒蒿、川西小黄菊等;调经活血,用于妇科的药物有水母雪莲、沙棘果等^[3]。据其药用部位分述如下^[4]:

1) 根及根茎类:马尿泡、山莨菪、大戟、大黄、酸模、红景天、喜马拉雅柴茉莉、藏菖蒲、二叶露兰、角盘兰、羌活、当归、甘草、藏木香等。茎类:止泻木、宽筋藤、锦鸡儿、油松节、铁线莲、悬钩木、儿茶、鼠李、文冠木、檀香、沉香等。

2) 叶类:山矾叶、杜鹃叶、圆柏叶、侧柏叶、水柏枝叶、瑞香叶等。花类:绿绒蒿、马先蒿、垂头菊、紫菀、金莲花、银莲花、木棉花、杜鹃花、报春花、秦艽花等。果实和种子类:黄葵子、沙棘果、香早芹、相思豆、松果、波棱瓜子、黑种草子、木蝴蝶、柏树果、蔷薇果、葫芦巴、槟榔、藏木瓜、藏茴香、忍冬果、角蒿子、枸杞子、葶苈子、鬼白果、苘荬子、决明子等 130 余种。

3) 皮类:小檗皮、榆树皮、柳树皮、桂皮等。

4) 地上部分或全草类:这类药材占全部藏药植物的 70% 左右,大部分生长在海拔 3 600 m 以上,常用的有绿绒蒿、藏黄连、雪莲花、獐牙菜、翼首草、独一味、绵毛参、扭连钱、高山辣根菜、凤毛菊、绢毛菊、紫堇、虎耳草等。

目前已开发利用的藏药植物种类并不多,但已充分显示前景广阔。尚待深入研究的紫菀类有 76 种,乌头类有 57 种,具有清热利胆保肝作用的虎耳草有 37 种,具有清热、消炎、止痛的兔耳草有 19 种,翠雀属有 35 种,龙胆科獐牙菜属、花锚属、龙胆属、侧蕊属等属有 40 余种。此外,尚有雪莲、红景天、绿绒蒿、马先蒿以及青藏高原生产或特有种属,且为藏医专用的珍贵药物。还有一些难采集的珍贵药材,目前许多研究机构都已尝试进行人工培植,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5]。

2.3 部分濒危藏药植物

据王涛(2000)报导,濒危藏药材已达 65 种,其中一级濒危药材 25 种,二级濒危药材 22 种,三级濒危药材 22 种。根据格桑顿珠等文献(2010),部分濒危藏药植物如下^[6]:

1) 一级濒危藏药用植物:绿绒蒿、脉花党参、冬虫夏草、西藏雪莲、矮紫堇、高山辣根菜、白花秦艽、船盔乌头、高原红景天、贝母、美丽乌头、岩白菜、金腰草、乌奴龙胆、大花龙胆、短柄龙胆、喜马拉雅紫茉莉、车前状垂头菊、囊距崔雀、翼首草、独一味、点地梅、角茴香、伞梗虎耳草、兔耳草、茅膏菜、全萼龙胆、甘松、丹参、商陆(黄)等共 30 种(表 1)。

2) 二级濒危藏药用植物:甘青青兰、螃蟹甲、马尿泡、紫堇、铁棒锤、大黄、柴胡、花锚、环根芹、西藏梭子芹、手掌参、天门冬、角蒿、打箭菊、鸡蛋参、商陆(白)、臭蚤草、曲金丝等 20 种。

3) 三级濒危藏药用植物:黄精、瓦韦、紫草、蕨叶藁本、婆婆纳、紫菀、伞房马先蒿、扭盔马先蒿、斑唇马先蒿、女娄菜、胡芦巴、高山大黄、藏木香、川木香、天南星、天仙子、多刺绿绒蒿、波棱瓜、桃儿七等 20 种。

3 迪庆州藏药植物资源面临的挑战

由于气候、地理环境等原因,天然原药资源低下的再生能力和脆弱的生存能力大大制约着藏药材的规模开发与利用。众所周知,藏药的特性在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所造就的,药材资源是藏药生产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这一资源,藏药就无从发展,这也是藏药与西药成分上的最大区别。迪庆州藏药资源与全国其它任何地方的药用植物资源相比,更容易出现濒危状况,因此迪庆州藏药药用资源面临以下的挑战。

3.1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青藏高原上的药用植物生长依赖于特殊的气候环境,存在着极大的脆弱性。全球性气候变化,特别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对高原药用植物资源具有相当大的破坏作用。一些地方,由于生态恶化,使高原药用植物本身失去了正常生存和依托的环境,造成资源量下降甚至枯竭。

3.2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药用植物资源的需求剧增,也是藏药材资源趋于濒危的重要因素。如大叶秦艽本来是迪庆州的优势药材资源,储量丰富,分布广泛,但随着国内外药用需求量的增大,过度采集导致了其野生资源的急

表 1 20 种珍稀藏药药用植物的药用价值

Tab. 1 Medicinal value of 20 species of rare medicinal plants of Tibetan medicine

中文名	拉丁学名	药用价值
冬虫夏草	<i>Cordyceps sinensis</i> (Berk.) Sacc.	具养肺阴、补肾阳、止咳化痰、抗氧化的功效,用于遗精阳痿、腰膝酸痛、虚癆咳嗽。
土木香	<i>Inula helenium</i> L.	理气健胃,用于气滞腹痛、泻痢呕吐。
甘松	<i>Nardostachys chinensis</i> Batal	腕腹胀满、食欲不振、呕吐,外治牙痛、脚肿。
麻黄	<i>Ephedra intermedia</i> Schrenk ex Mey.	风寒表实证,肺气壅遏的实喘及水肿。
小丛红景天	<i>Rhodiola dumulosa</i>	活血止血、清肺止咳、解热并止带下,广泛用于抗衰老、抗缺氧和提高脑力及体力机能,主治咳血、咯血、肺炎咳嗽、妇女白带等。
秦艽	<i>Gentiana macrophylla</i> Pall.	驱风活络、除湿止痛,用于关节疼痛、感冒风寒。
细叶柴胡	<i>Bupleurum falcatum</i> L. var. <i>scorzoneræ folium</i> Ledeb	解热舒肝,调经治疴,用于寒热往来、头眩呕吐、急性肾炎、胸肋痞满。
草地黄芩	<i>Scutellaria hyperifolia</i> L.	用于风热咳嗽、湿热黄疸、高热头痛、尿路感染、胎动不安。
甘肃贝母	<i>Fritillaria przewalskii</i> Maxim	润肺消炎、镇咳化痰,用于肺痿肺癆、癆瘵结气、外伤出血。
卷丹	<i>Lilium</i> sp.	用于热症伤阴、燥咳少痰。
藏茴香	<i>Carum carvi</i> L.	驱风祛寒、健脾开胃,用于寒滞腰疼、胃寒呕逆。
黄芪	<i>Astragalus membranaceus</i> (Fisch.) Bunge	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
陇蜀杜鹃	<i>Rhododendron przewalskii</i> Maxim	止咳祛痰,用于痢疾肺癆、偏风头痛。
当归	<i>Angelica sinensis</i> (Oliv.) Diels	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温中润肠,用于跌损瘀凝、崩漏带下。
党参	<i>Codonopsis pilosula</i> (Franch.) Nannf	益气强脾、生津止渴,用于弱症、结核初期、糖尿病。
羌活	<i>Notopterygium incisium</i> Ting Mss	发汗解表,用于感冒风寒、骨节酸痛。
鬼箭锦鸡儿	<i>Caragana jubata</i> (Poll.) Poir	活血通络、消肿止痛,用于筋骨痿软、月经不调、乳房发炎。
照白杜鹃	<i>Rhododendron micranthum</i> Turcz	用于支气管炎、赤白痢疾、麻醉镇痛、外敷骨折。
红花绿绒蒿	<i>Meconopsis punicea</i> Maxim	镇痛止咳,用于遗精白带、肝硬化。
紫斑牡丹	<i>Paeonia rockii</i>	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用于月经闭止、热入血分、吐血、鼻出血。

剧下降,价格大幅上升,而价格上升更进一步刺激了掠夺性开采,导致野生资源更趋日益稀少,处于濒危的状态。同样的例子存在于近年来药用开发较多的红景天、桃儿七、喜马拉雅紫茉莉、川西獐牙菜、花锚等植物种类中。

3.3 对濒危藏药植物的研究欠缺

由于国内从生态学角度已搞清濒危原因和过程的藏药药用植物种类极少,要从理论上整理出一些普遍适用的对策与方法的素材还很少。

4 藏医药文化和药用植物多样性保护对策

迪庆州藏药文化特色鲜明,药用植物资源丰富,研究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不合理的利用和商业性采集,导致大量的药材资源减少或被浪费。因此,保护和开发利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提出对迪庆州藏药文化和药用植物开发利用的建议与设想。

4.1 加强藏药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加强对藏医药研究、开发、医疗机构和生产单位的宣传力度和培训,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增强藏医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意识。制定激励政策,在继承传统、保护特色的基础上,运用和吸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高藏药的技术和质量水平。引导藏医药研究、开发和医疗机构、藏药生产企业对未丧失新颖的传统藏药复方、工艺技术及品种以机构和企业的名义进行专利保护。

4.2 加强研究机制建设

建立民族药和植物药研究所,设立实验室,是开发具有迪庆特色药品的关键措施。民族药和植物药研究所的牌子加挂在迪庆州食品药品检验所,目的是依托其技术力量和设备对藏药材种植品种的质量进行检测,从严格药品标准抓起,修订和提升现有的制剂标准。

(下转第 108 页)

护景区生态。

5 结论与讨论

1) 由于研究地区地形险峻、登山“野道”数量众多且分布不均,实地采集相关数据人力、物力成本巨大,论文在提出登山“野道”对森林景观量化分析指标的基础上,并未进行量化指标的计算和分析。科学地计算分析登山“野道”对森林景观的影响将是下一步研究的内容。

2) 登山“野道”对森林景观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植被和土壤方面,表现为地表植物因踩踏而被大量毁坏;游人踩踏造成的土壤压实使植被的自然生长受到影响,或因水土流失导致根系裸露而逐渐枯死。

3) 城市森林公园登山道的规划设计应充分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结合整体优先、生态优先和体验导向的规划原则进行科学合理的线路设计,减少“野道”对森林生态景观的干扰,在管理上应采取“疏”和“堵”相结合的方法,防范生态失衡和森林景观破碎化,实现景区游览功能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上接第 104 页)

4.3 加强对药用植物资源社区水平的就地保护

在漫长的珍稀濒危植物进化过程中,对其生长环境有严格要求,加之药用植物强调“地道”。因此,继续在迪庆州的一些地区建立以保护珍稀濒危藏药药用植物为目的保护区,保护和扩大现有野生种群数量和其栖息地。

4.4 加大基础与应用研究方面的科技力度

一个物种濒临灭绝的原因除外界因素外,同时也存在诸如开花结实率低、种子生理成熟不好、萌发率低、生长缓慢等诸多内在因素。应从生物学特性、生长发育规律、开花结实性、种子萌发生理等方面,从群体、个体、细胞乃至分子水平进行研究,探讨致濒机制;全面系统地对其致危内因进行研究,找出症结所在,无疑会对资源保护和栽培利用起到积极作用;进行珍稀濒危药用植物野生变家植特别是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满足市场需求,缓解市场压力;加强药效成分、基础药理、毒理等研究,寻找新用途,实现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

4.5 坚持传统的采收原则和监管

资源的利用以保护为主,再加以合理利用,实行有计划、分区域采收,对于大宗药材应轻挖细采、采大留小、采密留稀、采老留嫩。

参考文献:

- [1] 吴耀宇. 景观生态学视角下的南京紫金山登山道规划设计[J]. 福建林业科技, 2010, 37(4): 121-126.
- [2] 李明阳, 崔志华, 申世广, 等. 紫金山风景林美学评价与森林游憩活动适宜度量化模型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7(3): 6-11.
- [3] Cole, D. N. Estimating the susceptibility of wildland vegetation to trailside alter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1978, 15: 281-286.
- [4] Liu Ju - yuan. Trampling impact on vegetation of Tataka Recreation Area, Yushan National Park, central Taiwan [J]. 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 Fores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2, 6(4): 45-61.
- [5] 陆净岚, 陆均良, 李云云, 等. 旅游景区生态环境影响国外研究评述[J]. 经济地理, 2009, 29(1): 130-133.
- [6] 徐海兵, 余金保, 万志洲, 等. 南京中山陵园风景区森林资源消长变化情况调查与分析[J]. 江苏林业科技, 2004, 31(1): 9-11.
- [7] 董丽娜, 居峰, 钮仁章, 等. 紫金山国家保护植物现状及分析[J]. 江苏林业科技, 2007(2): 51-54.
- [8] 周国莉, 张明娟, 陈霞, 等. 紫金山“野道”沿路植被现状与治理[J]. 中国城市林业, 2008, 6(2): 41-43.

4.6 提高药用植物的综合利用率

在药用植物资源中,很多藏药植物都可“一物多用”,很多植物还可食用,作为绿色蔬菜、绿色水果等,如蔷薇科的延寿果,十字花科植物多有食用价值,有些还具有观赏、绿化、水土保持等多种功能。因此,加强对药用植物的综合利用开发研究,可避免资源浪费,对保护资源、扩大资源、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文. 中国藏族医药探源[J]. 中国执业药师, 2007, 10(46): 30-31.
- [2] 索朗扎西. 藏药知识产权保护刻不容缓[J]. 西藏科技, 2009, 12(201): 25-27.
- [3] 日洒. 维护管理治多县植物类藏药药用资源初探[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09(9): 48-49.
- [4] 尚远宏. 藏药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32(1): 140-144.
- [5] 曾阳, 陈学军. 藏药独一味的研究进展[J]. 中草药, 2001, 32(12): 1141-1143.
- [6] 格桑顿珠, 格桑次仁. 部分濒危野生藏药药用植物的栽培研究[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10(3): 32-34.